



日僧道元來到中國學了些什麼

王進瑞

道元是日本曹洞宗的開山祖師，他於公元一二二三年入宋學道，一二二七年學成回國，開創道場培育龍象。後來他所創立的日本佛敎中佔有很大的份量。一個宗派的形成和發展，固然有很多因素，但是其開山祖師所學的學識內容和宗風，應該是極大的關鍵。因此如果想要了解日本曹洞宗，如何能成爲這麼大的宗派，須要想知道其開山祖師道元，究竟來到中國學了些什麼，是應該要探討的一個問題。

二、

依據傳記所記載，道元是出生於很顯赫的公卿之家，却不幸於二歲時喪父，八歲時喪母，幼年就失去了雙親慈愛。在送母出葬時看了香煙縷縷上昇，深感人生無常之理，就萌有出離之志。九歲被舅舅收養爲養子，十三歲聽聞養父爲他安排成人儀式以便就任公職時，就認爲必須脫離家庭之期到，毅然離家出走，跑到另一舅舅而且在天台宗比叡山出家之良觀法眼處，申訴出家意願。良觀雖會勸他回家，但道元始終不肯，不得已把他安頓於另一所

寺院暫住。次年即歸依天台宗座主剃髮出家，以後就在比叡山上研習天台宗教義。正在他學識相當成熟時，使他一直百思莫解的一個問題就是：「顯密二教共談，本來本法性，天然自性身。若如此即三世諸佛，爲何要發心求菩提？」（據建德記）爲了這個疑問，他曾請問過了許多師長，但無法得到滿意的解釋。最後有一位他的外戚，三井寺公胤對他坦白說：「你所問的問題，亦是無是吾宗極奧妙的地方。自古以來歷代祖師雖然傳有口訣，亦是無法解釋得清楚。你如果想要徹底了解，須要去問建仁寺榮西禪師。」（據傳光錄）榮西是最早從中國傳臨濟禪到日本的禪師，在當時頗有名氣。公胤認爲這個問題不是知解的問題，是實踐的問題。所以應去問以實踐爲主的禪宗比較恰當。道元會拋棄天台宗轉學禪宗的動機就是在此。可是很可惜，正當道元慕名前往建仁寺拜訪榮西時，榮西已經年老體弱將近圓寂之期，無法親聆教益，不得已改投靠榮西的高徒明全學禪。道元跟明全學臨濟禪前後達九年之久。道元二十二歲時雖然會得到明全的印可證明，但道元本身猶感未足，仍有更上一層樓之意。而其師明全雖然亦會得到了榮西的印證，在其心中却對大宋鼎盛的禪風抱有強烈的仰慕之情。因此師徒相約，於一二二三年三月，明全四十歲，道元二十四歲時，隨象搭船來到中國。其目的是要投入中國禪的大洪爐，鍛鍊成爲一個鐵錚錚的漢子回去日本傳法。

三、

四月船到了明州慶元府（現在浙江省寧波）的港口，搭船的人連同其師明全亦分別各奔前程去，唯有道元仍留住船內食宿。除前往各地參觀，修習風俗習慣和語言外，並打聽何處有明師藉以投靠。在這個時候，他遇到了第一樁事情，意外地上了中國禪第一課。

有一天道元在船上時，有一位中國老僧人前來船內買香菇。道元初次見到了中國僧人，心內就覺得很高興，特別熱誠招待，請他喝茶問了很多話。才知道這位僧人是阿育王山的典座。據他說：他是西蜀人，離開故鄉已經四十年，今年六十一歲，向來都在各地方叢林掛單參學，現在在阿育王山領了典座職務，因為明天要做麵汁欠少香菇作料，所以特地前來日本船買香菇的。以下是他們二人間的講話。

道元：「幾時離開育王？」

典座：「吃齋後就來。」

道元：「育王離開這裏有多遠？」

典座：「大約三十四、五里路。」

道元：「幾時要回寺。」

典座：「買完了香菇馬上就要回去。」

道元：「今天有幸相會，是難得的因緣，請留住在這裏幾天，讓我好好供養。」

典座：「不行，明天的粥齋我不能不管。」

道元：「寺裏豈無同事可代替，典座一人不在有何妨？」

典座：「我是年老才領了這個職務，是毫及的辨道，絕對不能讓別人代替。而且出門時，也未會請過假，不回去不行。」

道元：「典座這麼高年，為什麼不坐禪辨道，或者看古人話頭，怎麼會領這樣煩雜的典座來做，有什麼好處？」

典座呵呵大笑說：「外國的好人，你還不知道什麼是辨道，什麼是文字。」

道元聽了後覺得很意外，驚訝地再問：「什麼是文字？什麼是辨道？」

典座：「如果你不蹉過問處，你便是本份底人。」

道元當時確實不了解典座所說的道理。典座看了道元茫然的情形就說：

「他日如果有機會可以來育王，我們可以再商量一番文字和辨道的道理。」說了後因時間不早，典座就回去育王。

當年七月道元在天童山掛錫時，這位典座再來相見。對道元說：

「解夏了後已經辭去育王典座職務，想要回去故鄉，因聽聞兄弟在這裏，禁不住前來相見。」

道元很感激他這番的好意。閑話了後再問起前次在船內所商量的問題，什麼是文字，什麼是辨道。典座說：

「學文字是要知道文字的眞意，要辨道亦應該徹底了解辨道的意思，所以辨道時須要與道打成一片，不得虛應故事，才是真正的辨道。」聽了這些話，道元仍是目瞪口呆，還是無法領會。所以道元再問：

「什麼是文字？」典座說：

「一二三四五。」

「什麼是辨道？」

「徧界不會藏。」

是的，道是遍滿於宇宙，沒有藏匿在一個地方。你如果有心要辨道，不論何時何地，你都可以辨道。你的一言一動，一舉手一投足，莫不是辨道的端的，只要你誠心誠意，全心全靈，貫注於應做的工作上去，自然會與道打成一片，辨道即刻現成。不管你所做的工作，事無大小粗細，亦無貴賤高下；當典座亦好，當菜頭、園頭、或者擔水搬柴都是一樣，莫不是尊貴的辨道修行。反過來說。坐禪，看經不一定即是辨道修行。如果你心猿意馬，不能專心坐禪看經時，便談不上是辨道修行。道元到後來才知道這個道理，所以他日後所寫的日記上寫：「山僧日後能夠知道

文字和辨道的道理，是這位典座所賜的大恩。」以上故事是記載於道元所著「典座教訓」裏面。

四、

道元到了中國以後所遭遇的上面事件，使道元感受了深刻的印象，所以道元回國後，對典座一職特別重視，他所著「典座教訓」裏面，詳細規定典座應該怎樣做，以訓勉他的徒弟。這部書裏面，曾將當時日本寺院內各執事的勤務情形，和中國寺院內各執事的情形作比較，非常有趣，茲介紹於左：

山僧回國以後暫時借住建仁寺二、三年。此寺雖然亦掛有典座職、却虛有其表。二時粥齋都不管，一切大小事都用毫無知識，又無道心的人去做。做好做壞，他都不關心。好像是管這些廚房事會被人看不起一樣的。自己却住在寮內，或偃臥或談笑，自由自在。日久月深都未曾摸過鍋邊一次，那裏會親自調度糧食什物等事。枉費他有這樣好的辨道機會，却未能把握，可能是因為沒有明眼宗師教導，所以使他虛渡光陰破壞道業，真是可憐至極。

其次他描寫當時宋朝寺院的情形是這樣的：

我所見過大宋國各寺院兩班大小執事，雖然是一年的任期，大家都存有藉工作機會認真辨道的精神。不虛渡光陰，不虛應故事，不輕視微小粗俗工作。爲了常住的利益，爲了興隆三寶，每一個人都兢兢業業，盡瘁其職務。因此叢林興隆，個個亦莫不成就其道業。

以上是道元在七百餘年前，對中日兩國寺院執事勤務情形，所作的觀察比較，未知現在是怎麼樣，最好還是請各位再作一番比較便知。

五、

道元於五月間在船內遇到了那位典座，上了第一課中國禪以後，七月便登上天童山，在天童山景德寺掛單參學。爲什麼不到別處而去天童山，在筆者所推測，可能是因其師明全先到了天童

山參學所致。在人地生疏的異國，明全是唯一的熟人，明全已在那裏，道元會跟後去找他是人之常情，道元在天童山掛單不久，有一天齋後，過東廊擬赴超然齋（地方名）的途中，看見該寺的典座在佛殿前面的磚庭上晒苔（這種苔可能是生產在海裏的食用苔），在七月的炎熱天，時刻又是中午，看這位典座頭無片笠，手携竹杖，彎着其腰，流了滿頭大汗，辛勤地認真晒苔。道元看了這種情景，油然而起同情心，便趨前去問候。道元禁不住心內的疑情，問典座說：「典座這麼高年，爲什麼不使行者去做這些辛苦事，何必典座親自來做？」典座只答道元一句說：「他不是我。」是的。他不是我，是坐禪辨道的基本原則。辨道修行怎能假別人來代替？做一項工作，如果只爲求其效果來講，能做的人什麼人來做都是可以的；但如果將其工作，視作爲尊貴的辨道修行時，一定要躬親來做，才不會失去辨道修行的機會。道元聽了這句話，又是在心中生起了很大的感激和佩服之情。果然中國禪風的鼎盛，名不虛傳，個個都像這位典座一樣，認真辨道，不虛應故事，中國禪才有真實的發展。道元在這裏又有一次的收穫。

六、

道元於是年七月起，在天童山景德寺掛單。當時的堂頭和尚是無際了派禪師，無際禪師是臨濟宗大慧宗杲的法孫，在當時亦是一位傑出的法將。可是道元却與無際禪師無緣，在其座下參學二年後仍不能投契，不得已離開天童到各處去徧參尋訪明師。先到徑山訪浙翁如琰，再到台州參盤山思卓，以後歷訪天台雁山、平田萬年、廣元護聖、育王廣利等等。依然都無法契合。在此走投無路後再想起天童無際，認爲比這些人還算不錯，所以想要返回天童再參無際，在途中忽聞無際已經逝世之消息，於此嗟嘆明師難逢。道元當時的心中確起徧徨；應否再訪明師？或者返回日本？拿不定主意之下，一時決定返回日本。正在打聽回日船期時，無意中在徑山羅漢堂遇到一老僧，名叫老璉者，聽了道元的處境後告訴他說：「當今天下宗師雖然衆多，但具有道眼者莫過於淨老，淨老頃已奉勅晉住於天童，應早去參見。」聽了這個好消

息後，道元當即趕回天童山。道元參見如淨的時日，據他所著「寶慶記」中所記載是，宋寶慶元年（公元一二二五年）五月一日，剛好是道元入宋後滿二年。在這二年間道元到處去參學，竟未能遇到一位與他有緣的明師，來打破他的漆桶，正在道元陷於求道低潮的時期遇到如淨，對於道元一生算是否極泰來的轉機，以後道元光輝燦爛的一生，從此啓開其第一頁。

道元與如淨好像是從前世就有宿契一樣，兩人一見面就互相覺得有緣，除了道元在心中暗喜能逢明師外，如淨亦有檢得一塊待雕的璞玉之感，如淨當面向道元說：「佛佛祖祖面授法門現成也。」（正法眼藏面授章）允許道元是一位將來能繼承他道業的嫡子。並且時常向道元說：「你有古佛之操行，必可弘通祖道。老衲得你，猶如釋尊之得迦葉云云。」等語，可見其師資相許程度。

如淨號長翁，明州葦江人，俗姓愈。出家後勤學經論，十九歲就出外遊方，登雪竇山參足庵智鑑，在鑑座下了畢大事。然後遊歷江湖二十餘年。四十八歲受請住於建康府清涼寺、台州瑞岩淨土寺。然後奉勅住於臨安府南山淨慈寺，移住明州瑞岩寺，再奉勅住於淨慈寺時，無際了派遺書給他，才奉勅移住於天童山景德寺。

師的作風孤高嚴峻，不容易允許雲水掛單。平常說：「無道心慣頭我箇裏不要也。」便逐出了後說：「不是一本分人要作什麼？如此狗子騷人掛搭不得。」因此在如淨座下，沒有一個懶骨頭。

據「寶慶記」所記載，道元於初見面時曾向如淨呈文說：

「道元幼年發菩提心，在本國訪道於諸師，聊識因果之所由。雖然如是，未明佛法僧之實歸，徒滯名相之懷懷。後入千光禪師之室，初聞臨濟之宗風。今隨全法師而入炎宋，航海萬里，任幻身於波濤，遂得投和尚之法席，蓋是宿福之慶幸也。和尚大慈大悲，外國遠方之小人，所願者不拘時候，不具威儀，頻頻上方丈，欲拜問愚懷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，時不待人，去聖必悔。本師堂上大和尚大禪師，大慈大悲

，哀愍聽許道元問道問法。伏冀 慈照。小師道元百拜叩頭上稟。

對道元這樣真認的懇求，如淨亦批覆說：

元子參問，自今以後，不拘晝夜時候，著衣衲衣，而來方丈、問道無妨。老僧一如親父之恕子無禮也。太白某甲。從此以後道元便開始猛烈的求道生活。道元將其始末寫在「寶慶記」一書中，詳細記載他們師徒問的一問一答。從此書中我們可以知道，道元當時好像是一張白紙一樣，什麼都不知道，什麼都要問。小即從衣食住行的各項細節起，大即如十方三世東土西天的佛法經論等等問題，無所不問。如淨亦不厭其詳一一解答或親自指導，使道元的知識於此大開。除了上面所說知識的開導以外，在如淨座下最注重學習的，就是只管打坐。只管打坐一味才是如淨教學的真骨髓，如淨對只管打坐的酷愛，道元有這樣的記錄：

先師常說，我自十九歲以來，徧參諸方叢林，未遇得明師。十九歲以來一日一夜，未曾有離開（坐禪用）蒲團之日。某甲從未住院以來，不要與鄉人聊天閑談，是乃因珍惜光陰所致，又在掛錫之所在，亦未曾進入別人寮房。何況那裏會出去遊山玩水消耗時間。除在雲堂公界坐禪以外，或在閣上，或在屏處，獨自前往穩便處坐禪。袖裏常帶蒲團，或在岩下坐禪，常念寧可坐破金剛坐，正是所願也。有時坐到臀肉爛壞，愈感愛好坐禪。某甲六十五歲，老骨頭已懶，又不曾坐禪，但為愍念十方兄弟，所以才住持山門曉諭方來，為家傳道（正法眼藏行持章）。

當時的天童山景德寺僧堂內一般雲水坐禪作息的情形，道元有這樣記錄：

我（道元）寓居大宋天童禪院時，大眾從黃昏一直坐禪坐到二更三點（下午十一時）、曉天即從四更三點（上午三時）起坐禪。方丈亦一起在僧堂內坐，連一夜都未曾懈怠。其間象僧甚多都打睡，方丈巡行，對打睡的僧，或用拳打，或脫履打，使之醒來。如果還未醒者，即召行者在照堂點燭

打鐘，臨時普說說：「你們在僧堂只管打睡有何用。倘若如此何必出家入叢林。不見嗎？在世間上自帝王官人，下至一般百姓，有何人安閑過日，君治王道，臣盡忠節，乃至庶民鋤田耕作，有何人安逸過日？你們不作世俗工作，進入叢林，如果空過時光，畢竟有何用？」……有時近仕侍者曾對方丈說：「僧堂裏象僧，或因疲勞過度、或因生病，以致時在坐禪中打睡。如果對此打罵，也許會導致僧人退志，可能由於坐禪時間過久所致，何不縮減坐禪時間。」對此建議，方丈一聽就大罵說：「不然也，無道心者在僧堂內雖然僅坐片刻，亦會打睡。有道心有志氣者，坐禪時間愈長會愈愛好坐禪。我在年青時曾遊歷諸方，有的長老曾對我說：『以前看到打睡僧時，便用拳痛打。但於今年老體弱，要用力打亦覺得力不從心，因此近來出息的僧人，愈來愈少。』這可以說，坐禪時如不嚴教，佛法會愈衰微，所以老衲不得不嚴。」（正法眼藏隨聞記）

從以上一段記錄可以看出如淨教導象僧坐禪的一班。道元再繼續說：

先師天童淨和尚住持時，於僧堂內看見坐禪時打睡的僧，便用拳打，或脫履來打罵。但象僧欣然接受挨打，不但毫無怨言，且會感激，有一次上堂的時候這樣說：「老已老矣。應該要辭家住於庵內養老才對。但爲了各位的知識，破除象人迷執，匡扶正道，才當住持人。因此縱有呵責之言，或用竹篋打擲等情事，我自己亦覺得很惶恐。這是爲了代佛宣揚所作，別無他意，請象兄弟慈悲，予以體諒。」象僧聽了，大家都流涕不已。（正法眼藏隨聞記）

在這種嚴格的道場，道元亦認真不惜身命，日夜不懈隨大眾參學。他曾寫當時自己的覺悟說：「縱會發病至死，亦應一直參學去，如果得病而死，在所甘願。」可見其猛烈參禪的一班。

七、

有一天道元在禪堂坐禪時，如淨照常巡行來到道元傍邊，看

到道元鄰單的僧正在打睡，如淨便加打罵說：「夫參禪者身心脫落，只管打睡作麼？」道元在傍邊聽了此話時，心中忽然受了電擊一樣，有所感觸豁然大朗。便着衣上方丈，向如淨燒香禮拜。如淨說：「禮拜專作麼生。」道元說：「身心脫落來。」如淨聽了道元這樣說，便知道道元已經打破漆桶，亦覺得很歡喜。隨即允許其成就說：「身心脫落，脫落身心。」這是在淨印證道元已經開悟的話，但是道元却謙虛說：「這是暫時伎倆，和尚莫亂印證。」如淨說：「我不亂印你。」道元再說：「如何是不亂印底事。」如淨說：「脫落、脫落。」於此道元便接受如淨的印證。師與徒之間，日夜不斷地接觸，每一個徒弟的悟境，到了什麼程度，最明白的莫過其師。如淨和道元初見面時，就知道這個學徒是可造之材，所以另眼相待。特准道元不論何時，不論在何處，不拘禮節，隨便可以發問。二人接觸一段時間後，道元的悟境瞬息千里，進步到了極點，終於脫落桶底了畢大事，如淨印證道元的時日，據道元所寫的記錄是：宋寶慶元年乙酉夏安居時。夏安居是叢林於每年四月十六日起，至七月十五日止之九十日間，結制禁足期間。道元參見如淨是五月一日，自相見之日起不到二個半月，道元就已經了畢大事，可見其開悟之速。最難能可貴的是，平常被師父印證了的人，大多數都像領了畢業證書一樣，不久便捲了舖蓋，離開師處，到處去遊方。但道元却不這樣做，仍舊和未悟時一樣，浸在最嚴格的如淨座下，繼續作悟後之修行，達二年有餘之久。道元會有描寫在此悟後修行的一段光景，茲抄錄如左：

時在大宋寶慶二年春三月，將近四更（上午二時）上方有鼓聲三通響來，象僧均搭袈裟，從雲堂前門出去，上法堂順法堂西壁，登寂光堂西階，再經寂光堂西壁前，登大光明藏西階到大光明藏。大光明藏是方丈室。從西邊屏風繞到香台，燒香禮拜。然後站在象僧後面，聽和尚普說。和尚舉大梅法常禪師，住山因緣的話。象僧聽到「衣荷食松」這一段時，象皆感動流淚。最後和尚說：「如今春間，不寒不熱，正好坐禪時節也。兄弟如何不坐禪。」如此說後，和尚說一

偈：「天童今夜有牛兒，黃面瞿曇拈實相，要買那堪無定價，一聲杜宇孤雲上。」右偈說後，右手拍一下禪椅說：「可入室。」入室時和尚僅說：「杜鵑啼，山竹裂。」只有這一句並無他話。（正法眼藏實相章）

從上面記載可見，道元在悟後修行仍很辛苦，而且聽和尚普說時亦不敢站在衆僧前面，而站在衆僧後面，這可以說是道元謙虛之德。

到了寶慶三年（一二二七年）秋天，道元才決心回國，向如淨辭別。道元在宋學道已經五年有餘，應該要學的已經學完了。此後應該要將其所學的中國禪傳到日本去播種，使之發揚光大，這是他所負的重大責任。臨別時如淨乃將嗣書，芙蓉道楷祖師法衣，洞山悟本禪師所著，「寶鏡三昧」「五位顯訣」各一卷，以及自贊頂相等交與道元。最後叮嚀說：「你是異域人，以上諸物授之表信。歸國後應盡力布化，廣利人天。莫住城邑聚落，莫近國王大臣，只居深山幽谷，接得一箇半箇。勿令吾宗致斷絕云云。」上面如淨所交代的幾句話，牢牢銘刻在道元心內，作爲他一生的規範。

八、

以上是道元在宋學道的大約經過。由此可以知道，道元所學的內容，着重於禪堂生活。透過禪堂生活，他了解佛教的一切，並塑造了他一生的宗風。所以可以說，道元在中國所學的是實踐的宗教，不是知解的宗教。他在其所著「學道用心集」一書裏，訓勉其子弟說：「佛道在思量分別十度觀想知覺慧解之外也。若常在此等之中，就不知佛道。不可用思量分別……其所入門，有得法之宗匠悉之，非文字法師之所及耳。」他續繼批評當時的日本佛教界說：「我朝古來諸師，篇集書籍，訓弟子施人天。其言是青，其語未熟，未到學地之頂，何及證階之邊。只傳文言、令誦名字，日夜數他寶，自無半錢份。」他這樣排斥文字知解之學，可見他所學的即是實踐力行之佛法，尤其是只管打坐的佛法。但是道元所學的坐禪，並不是以開悟爲目的底坐禪。他在「

永平廣錄」卷第八裏面這樣說：「此坐禪也，佛佛相傳，祖祖直指，獨嫡嗣者也。餘者雖聞其名，不同佛祖坐禪也。所以者何，諸宗坐禪，待悟爲則，譬如假船筏而渡大海，將謂渡海可拋船矣。吾佛祖坐禪不然，是乃佛行也。」道元上面的坐禪觀，正是其師如淨的坐禪觀，這種禪是站在「本證妙修」的坐禪觀；「坐」的地方一切佛法現成，不容等待開悟。正身端坐之處，正是本證之相，本證之現行，何必再求證悟。修證已然不二，因此初發心坐禪的人，和數十年來久參之人，其坐禪內容並無兩樣，未悟的人不得在坐禪中求證悟，悟後之人亦不得拋棄坐禪。道元於悟後仍舊呆在如淨座下，作悟後修行都是由於上面坐禪觀所致。

尤其是左右道元一生的宗風，卽是其師在臨別時所作的贈言。如淨要求道元回國以後：第一、莫住城邑聚落；第二、莫近國王大臣；第三、只居深山幽谷接得一箇半箇。以上三點道元確實做到。道元所開創，現在且作爲日本曹洞宗大本山，就是該宗一萬四千餘寺的祖山永平寺，就是離開京都很遠的深山幽谷中。又道元在世中雖然會有數次，被當時的執權者邀請，道元亦是始終拒絕授受。唯有墨守其師訓言，在深山中接得眞有道心者一箇半箇而已。但他所接得的一箇半箇，亦是墨守道元的訓言，一代傳一代，一瓶瀉一瓶，不敢隕越，不敢馬虎，認真傳法傳至於今，未有改變道元宗風。筆者亦是承其徒孫接得的半箇之一。道元的子孫不敢改變其祖師的法，可以和中國的情形作一比較。道元所學的中國禪，到後來在中國，却變成禪淨雙修的禪。不論臨濟、曹洞的子孫，除少數以外，大部份都勸人念佛修淨土，大家所看到的比比皆是。好像是忘記了本身是禪宗子孫一樣勸人念佛。筆者初看到這種情形時很不習慣，但道元所傳入日本的中國禪，子孫孫仍保守者未染成念佛思想的禪，在坐禪中絕對不念佛，平常亦不勸人念佛，唯有默默只管打坐，將坐禪所得的定力，發揮於行住坐臥以及日常行動去，這就是道元所學的中國禪的眞面目。日本曹洞宗會發展到一大宗派的原因，也許是在如此純眞保守着古代中國禪的眞髓所致，如此推測是否有當，願請各位賢達惠予指教。

（完）